

高尔基文集

第 六 卷

短篇故事集

1912——1917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本文集根据 М. Горький,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(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) 和 М. Горький,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(изд. «Наука», Москва) 选译。

封面设计: 宁成春

高尔基文集(第六卷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67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\frac{1}{2}$ 插页 3

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6,700

书号 10019·3471 定价 1.65 元

目 次

一个人的诞生	1
流冰	16
古宾	45
尼卢什卡	75
公墓	106
轮船上	125
女人	150
在峡谷里	190
卡利宁	229
航行途中	262
死者	267
混乱	287
沙莫夫家的晚会	305
帕纳什金家的晚会	321
苏霍米亚特金家的晚会	335
浅灰与淡蓝	352
书	358
一支歌是怎样编成的	372
鸟罪	377
一枚十戈比银币	384

幸福	393
英雄	397
一个丑角	404
观众	411
季姆卡	426
浪荡子	451
吃人的情欲	471
在强古尔河上	492
一个快乐的人	512

一个人的诞生*

这是发生在饥饿的九二年^① 苏呼米和奥查姆奇列之间科多尔河畔^② 的一件事。这里离海不远，透过明净的山涧的欢悦絮语，可以清楚听到海浪推涌的沉闷声响。

秋。桂樱的黄叶，宛如一群群灵巧的小鲑鱼，在科多尔河白色的浪花中回旋、闪烁。我坐在岸畔的石块上遐想：也许，海鸥和鱼鹰也把落叶当成了鱼儿，受了骗，怪不得它们在右侧树后，在那海浪溅击的地方，如此抱怨似地鸣叫。

我头上的栗树已着上金黄色的秋装。我脚边有许多落叶，象一只只被砍下来的手掌。对岸千金榆的枝条已经光秃，仿佛撕破的鱼网挂在空中。褐红色的山鸺^③，象落了网似的，蹦跳着，用黑黑的尖嘴儿叩击着树皮，惊起了蛰伏的昆虫；机灵的山雀和瓦灰色的鹁鸟，这些遥远的北方来客，在啄食着它们。

我左侧的山峰上，低悬着浓烟似的乌云，预示着大雨将临。乌云的阴影，在苍翠的山坡上蠕动。那里生长着老态龙钟的黄杨，而在山毛榉和椴树的古树洞里，却可以找到一种“醉蜜”。古

* 本篇写于一九一二年三月，最初发表于同年四月第一期《约言》杂志。

① 指发生于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二年几乎遍及俄国半数省份的大饥荒。

② 苏呼米和奥查姆奇列均在格鲁吉亚西北部，现属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。科多尔河，在阿布哈兹境内，注入黑海。

③ 山鸺，是一种啄木鸟。

时候，它那醉人的甜汁曾醉倒过钢铁般的罗马人的整个军团，几乎毁掉了伟大的庞培^①的士兵。这种蜜是蜜蜂用月桂花和杜鹃花酿成的，“过路人”常把它从树洞里取出来，抹在大饼^②上吃。

我也干过这种事。当时，我被发怒的蜜蜂螫得很痛，坐在栗树下的石块上，把一片片面包在盛满蜂蜜的瓦罐里蘸上蜜汁，一边吃着，一边欣赏着秋日里倦怠的太阳，在空中懒洋洋地闪耀。

秋天在高加索，就仿佛置身于大圣人修建的富丽堂皇的大教堂——大圣人也往往是大罪人，他们用黄金、土耳其玉、绿宝石营造这庞大的圣殿，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过去避开良心的犀利目光。他们把撒马尔汗^③和舍马哈^④的突厥人制作的最好的丝绒地毯铺在群山之上；他们掠夺了整个世界，把一切都搬到这里，放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就仿佛想对世界说：

“你的东西——取之于你的——还给你！”

……我看见，好象有一群皓首长髯的巨人，闪着愉快的孩童般的大眼，从山上飘然而下。他们在各处慷慨地撒下五彩缤纷的宝物，把大地装点得漂漂亮亮。他们用一层层厚厚的白银，覆盖群山的峰巅；用千姿百态、生机盎然的树木的织锦，铺满高高低低的山坡。在他们的手下，这块富饶的土地，变得无比的秀丽。

在大地上做一个人，真是好福气。在这里能看到多少奇妙的东西，而面对这使人酣醉的美景，心儿又是多么激动和甜

① 庞培(前106—48)，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，纪元前六十六年奉命东征，使罗马的版图扩展到小亚细亚地区。

② 原文是 лаваш，高加索大饼。

③ 撒马尔汗：小亚细亚古城，现属乌兹别克。

④ 舍马哈：城市，位于大高加索山南麓，现属阿塞拜疆。

美啊！

当然，有时候也难过，——整个胸膛注满了炽热的仇恨，痛苦贪婪地吮吸着心里的血液；但是，并非永远如此。要知道，就连太阳也常常忧愁地俯视着众生：它为他们不辞辛劳，而可怜的人们并不遂心……

无疑，也有不少的好人，然而，就连他们也应当修整，或者，最好是重新改造。

……我左边的灌木丛上方，晃动着黑黑的头影：在海浪的击溅与河水的潺潺声中，隐隐约约听得见人们的说话声，——这是“饥民们”从苏呼米到奥查姆奇列去上工，到那里去修筑公路。

我认识他们这些奥尔洛夫^①人。昨天，我和他们在一起做过工，一起算的工钱。为了到海边迎接日出，我赶在他们前头，在夜里就上路了。

他们是四个庄稼汉和一个颧骨突出的女人。这女人是位年轻的孕妇，腆着一个快要鼓到鼻子尖的大肚子，惊恐地瞪着一双暗蓝色的眼睛。我看到她那扎着黄头巾的脑袋，象秋风里一朵盛开的葵花在灌木丛上方摆动。她的男人由于大量吞食野果，在苏呼米死了。我曾混在这些人中，住在同一个板棚里。按照俄罗斯人的好习惯，他们一提起自己的不幸来，总是那样满腹牢骚，絮絮叨叨，声音高得也许方圆五俄里都能听到。

这是一群郁闷的、颠沛流离的人。他们象秋风里的落叶，被苦难从衰竭、贫瘠的故土上卷起，刮到这里。在这里，从未见过的富饶的大自然，使这些人感到惊讶、眩惑，而沉重的劳动条件，又终于使他们沮丧万分。他们望着这里的一切，惘然若失地眨

^① 奥尔洛夫，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央地带。

巴着黯淡忧愁的眼睛，互相苦笑着，低声说：

“啊呀……多么好的土地……”

“庄稼简直是打地里往上蹿。”

“是啊……不过，石头可也……”

“照实说，这地也不怎么样……”

于是，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故乡：科贝里峡谷①、苏霍贡②、莫克连科耶③。在那里，每一抔土，都是他们祖先的骨灰；在那里，他们用汗水浇灌过的一切，是那样难于忘却，那样熟悉、亲切。

过去，还有一个女人跟着他们。那是一个身体僵直，扁平得象一块木板似的高挑个儿，长着一张马脸，一双无神的黑得象乌煤似的斜眼。

每晚，她和这个扎黄头巾的女人一起走出板棚。她坐在一堆碎石上，一只手托着脸颊，头歪向一侧，用高亢而愤怒的声调唱道：

在墓地那边……

灌木丛里绿茵茵——

在沙土上面……

我铺开了白围巾……

我等得来吗……

我那亲爱的恋人……

意中人一到……

我点头儿把他迎……

①②③ 均为中部俄罗斯城镇的名称：科贝里峡谷在今库尔斯克省尔戈夫市；苏霍贡在今奥尔洛夫省耶列茨县；莫克连科耶在今奥尔洛夫省勃良斯克县。

扎黄头巾的女人通常总是沉默不语，弯着脖儿打量着自己的大肚子，但是，有时她也突如其来地用男子般的有点儿嘶哑的嗓音，懒懒地、低沉地、号哭似地附和几句：

唉呀呀，意中人……

唉唉，亲爱的意中人……

命运不把我成全……

让我能更多和你相见……

在昏黑闷热的南方夜晚，这哭泣似的声调，使人想起了北方，——大雪弥漫的荒野，暴风雪刺耳的呼啸，和远处传来的狼嚎……

后来，斜眼女人得了疟疾，人们用帆布担架把她送进城去。她躺在担架上，哆嗦着，哼哼着，仿佛还在唱着自己那支关于墓地和沙土的歌。

……那扎黄头巾的脑袋在空中时隐时现，忽然消失了。

我吃完早点，用树叶盖好瓦罐里的蜜，系好行囊，然后不慌不忙地跟在走过去的那群人的后面，一路上用山茱萸木的手杖叩击着小径上坚硬的泥土。

后来，我来到一条灰色带子似的狭窄的道路上。右侧，深蓝色的海洋激荡着，恰似有一群看不见的木匠用几千个刨子刨它，白色的刨花，被一阵阵宛如健康妇女的呼吸似的潮润、温暖、芬芳的风儿追逐着，喧喧嚷嚷地向岸上奔来。一艘土耳其的帆船，向左舷倾斜，朝苏呼米驶去。它那鼓起的风帆，就象苏呼米一位傲慢的工程师鼓起的肥厚的脸颊。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把“安静些”说成“安轻些”，把“虽然”说成“非然”。

“安轻些！非然你是个炮筒子，但是，我可以马上把你抓进

警察局……”

他喜欢把人送进警察局。想起来真痛快：现在，他也许早已被坟墓里的蛆虫啃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。

……走路很轻松，就仿佛在空中飘浮。愉快的思绪，五彩缤纷的回忆，在脑海里跳着柔美的环舞。这种心灵里的环舞，就象海洋里的白色浪峰，是表面上的东西，而在那心灵深处，却很宁静，明快欢悦和变幻无穷的青春憧憬，象海洋深处银色的鱼群，在那里悄悄地漫游。

道路朝海边伸去，蜿蜒地爬近了一个沙滩。海浪向沙滩上涌来。小树丛儿也想张望张望海浪的面容，它们俯身探过绦带似的路面，恰似在向那蔚蓝色的浩淼的水面点头致意。

风从山上吹来，——快下雨了。

……灌木丛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呻吟，这是一种永远令人震撼和同情的，人的呻吟。

我拨开树丛一看：那个扎黄头巾的女人，正背靠着一棵胡桃树干坐在那里，头垂到肩上，十分难看地大张着嘴，瞪着眼睛，象个疯子似的。她双手按在大肚子上，那样不自然地、可怕地喘着气，以至整个肚子都象发羊角风似的在跳动。女人用手按住它，低沉地哼哼着，露出一口狼一般的黄牙。

“怎么，中暑了？”我俯身问她。她象一头苍蝇似的，两条赤裸裸的腿在浅灰色的尘土里乱蹬乱踹，摇着沉重的头嘶哑地说：

“走开……不要脸的……走一走开……”

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这种事儿，我已见过一次。自然，我害怕起来，闪向一边；然而，那女人拉着长音哀号着，从她那快要绽裂开来的眼角里，混浊的泪水喷涌而出，在绷得紧紧的紫红色脸膛上流淌。

这情景，使我又回到她跟前。我把行囊、水壶、瓦罐往地上一撂，将她仰面朝天地放倒，想给她把腿蜷起来。她推开我，打我耳光，捶我的胸脯，并且翻过身去，象一只狗熊，四肢着地，一面爬进灌木林的深处，一面吼叫嘶喊：

“强盗……魔鬼……”

手吃不住劲，她倒下了，脸撞在地上，又抽筋似地伸着双腿，哀号起来。

情急智生，我迅即想起我对这种事儿所懂得的一切，我把她翻转过来仰卧着，蜷起她的双腿，——羊水已经流出来了。

“躺好，就要生了……”

我跑向海边，卷起袖子，把手洗干净，返转身来，——我已是一名产科医生了。

这女人身子扭曲着，象烈火中的桦树皮。她一面用手拍打着身边的土地，一面揪下打蔫的野草，一个劲地想往嘴里塞。泥土撒满了这张可怕的、失去人相的脸，眼睛变得粗野了，布满了血丝。羊水已经涌出，一个小脑袋瓜儿钻了出来。我得抑制住她两条腿的抽搐，帮助婴儿，还得盯住她别将野草塞进那张歪歪扭扭的、不住呼呼的嘴里……

我们对骂了一阵子，她话音含混不清，我也声音不大，她是因为疼痛，也许还因为害羞，我却是由于腼腆和对她的极度怜悯。

“上帝啊，”她嘶哑地喊着，紧紧咬住冒着白沫的发紫的嘴唇，而从她那在阳光里仿佛突然褪色的眼睛里，不停地流淌着一位母亲的难忍的、痛楚的眼泪。她那正在分娩的躯体，也完全瘫软了。

“走开，你这恶魔……”

她用无力的、脱臼似的手一直推我，我恳切地说：

“傻大嫂，生吧，得快一些……”

我十分可怜她，似乎她的眼泪溅入了我的双眼，我的心苦闷得收缩起来，情不自禁地想喊叫，于是，我喊道：

“喂，快些呀！”

就这样，我手里有了一个人，一个肉红色的人。虽说是泪眼迷离，但是，我看得真切：他浑身通红，而且，别看他还连着母体，已经是不满意这个世界了；他手抓脚蹬，粗着嗓门儿大喊大叫，毫不安分。他的眼睛呈浅蓝色，起皱的红脸蛋上，有一个压扁了的引人发笑的鼻头，嘴唇颤颤着，拉着长声哭喊：

“哇……哇……”

多么光滑啊，——一不留神，他就会从我手里滑出去。我跪着，望着他，哈哈大笑，——瞅着他真叫人高兴！我竟忘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……

“割断吧……”母亲轻轻低语，她紧闭双眼，面容憔悴，象死人似的呈土灰色，发紫的嘴唇勉强地微微颤动：

“用小刀……割断……”

刀在板棚里给人偷走了，我用牙咬断了脐带。婴儿用奥尔洛夫人的男低音哭喊着。母亲微笑了。我看见，她那深不可测的眼里燃烧着蓝色的火焰，焕发出奇异的光彩。一只黝黑的手在裙边摸索着，寻找着衣兜，咬破了的、沾满污血的双唇发出簌簌的声音：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气力……小带儿在衣兜里……把肚脐儿包扎好……”

我取出带子，包扎停当。她微笑得越发开朗了。这笑容是这样美好，这样明快，几乎使我目眩。

“你整理整理，我去给他洗洗……”

她担心地喃喃说：

“当心，要轻点儿……要当心啊……”

这个红通通的小家伙根本用不着细心照料；他攥紧拳头，哇哇地喊叫着，喊叫着，仿佛是在向谁挑战：

“哇……哇……”

“你呀，你！要把脚跟儿站稳些，小兄弟！不然，别人会立即揪掉你的脑袋……”

当泛起泡沫的浪花欢快地向我们两人涌来，第一次溅在他身上时，他的喊声分外庄严，分外洪亮。后来，我开始拍打他的胸脯和脊背，他眯起眼睛，挣扎着，发出刺耳的尖叫。海浪一个接着一个，溅遍了他的全身。

“闹吧，奥尔洛夫人！使劲喊吧……”

当我抱着婴儿回到母亲那里时，她躺着，又闭上了双眼，咬紧嘴唇，在忍受着排出胞衣时的阵痛；但是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透过她的呻吟和喘息，听到了她那象快要死去的人一般的低语：

“给……把他给我……”

“让他等一会儿。”

“给我吧……”

于是她用颤抖着的、不听使唤的手解着胸前的短褂。我帮她裸露出那对天赐的、足够哺育二十个孩子的大乳房，把这个暴躁的奥尔洛夫人贴放在她那温暖的躯体上。他立刻明白了一切，安静下来了。

“至圣至洁的圣母啊，”母亲哆嗦着，叹了口气，蓬乱的头在行囊上翻来覆去。

突然，她轻轻地叫了一声，沉静了下来。然后，她重新张开

了那双分外美丽的眼睛。蔚蓝的双眼，望着蔚蓝的天空；善良而欢悦的微笑，在眼里闪烁，融化。母亲举起沉重的手，徐缓地为自己的婴儿画着十字……

“最纯洁的圣母啊，托您的福……啊……托您的福……”

眼睛又失去光彩，陷了下去。她长久地默默不语，勉强地喘着气。突然，她用变得坚决起来的声调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

“年轻人，把我的行囊解开……”

行囊解开了。她凝视着我，微微一笑，仿佛有一阵刚能察觉到的红晕，浮现在凹下去的面颊和汗津津的前额上。

“请走开一下……”

“你可别太折腾自己……”

“唔，唔……走开吧……”

我向不远的灌木丛走去。我的心似乎疲倦了，而我的胸中，却仿佛有一些可爱的鸟儿在轻轻地啼啭，这声音，和不绝的海浪的溅击声应和在一起，是如此的优美，真可以听上一年……

不远的地方，溪水潺潺，宛如一位姑娘在向女友夸说自己心爱的人儿……

灌木丛上方，伸出一颗头来，头上已规规矩矩地扎上了黄头巾。

“唉，唉，你呀，老嫂子，你折腾得太早了！”

她用一只手扶住一根灌木枝条，坐在那里，象醉了似的，死灰色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眼窝里似乎是两汪蔚蓝的湖水。她温柔地低语着：

“瞧，他睡得多好……”

他睡得是好，不过，依我看，比起别的婴儿来，也没有什么好得出奇的地方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，那就是所处的环境不同；他

躺在灌木林下一堆色彩绚丽的秋叶上，——这样的灌木丛，在奥尔洛夫省是长不出来的。

“你这做母亲的也该躺一躺了……”

“不了，”她摇了摇在疲惫不堪的脖子上已经支持不住的头，说道。“我得收拾收拾，赶上去，跟这群人一起……”

“到奥查姆奇列去？”

“对，对！我们的人想必已经走出好几俄里了……”

“难道你还能走路吗？”

“不是有圣母吗？她会保佑的……”

嗯，既然她与圣母同在，我就别说了。

她瞧着灌木丛下的小东西，瞧着他那不满地绷起的小脸，眼里迸发出慈祥温柔的光芒，舐着双唇，用一只手慢慢地摩挲着乳房。

我点燃篝火，就近摆上几块石头，好把水壶放上去。

“做母亲的，我这就请你喝茶……”

“啊，就请我喝吧……我的奶都干了……”

“你的同乡为什么丢下你？”

“他们没有丢下我，干吗要丢下我！是我自己落在后面的。何况，他们喝得懵懵懂的。这样……也好，不然，当着他们的面，我怎么好摊开身子……”

她用胳膊挡住脸，瞅了我一眼，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，羞怯地微微一笑。

“这是你的头生子吧？”

“头生子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似乎是一个人吧……”

“当然是人啦！娶媳妇了吗？”

“没人赏脸……”

“你撒谎！”

“干吗要撒谎？”

她垂下眼帘，想了一下：

“那你怎么懂女人家的事儿？”

现在我只好撒谎了。于是我说：

“我学过这个。大学生——听说过吗？”

“瞧你说的！我们神甫的大少爷也是个大学生，他学着当神甫……”

“我就是这种人。好吧，我打水去了……”

女人向儿子俯下身去，倾听着他是否在呼吸。然后，她向海那边张望了一下。

“我想洗一洗，不过，这种水我怕不服……这是什么水？又咸又苦的……”

“你就用它洗吧，这可是健身水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没错儿！比溪水暖和，这地方的溪水——象冰一样……”

“你什么都知道……”

一个阿布哈兹人骑着马儿，头挂在胸前，打着盹儿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；那匹小马儿，浑身肉鼓鼓的，它耸动着耳朵，用圆溜溜的黑眼珠膘了我们两眼，打了个响鼻；骑马人警惕地扬了扬戴着毛蓬蓬皮帽的脑袋，也朝我们这边张望了一下，随即又垂下头去。

“这里的人怪模怪样的，真难看，”奥尔洛夫女人轻轻说。

我走了。象水银一般闪亮而活泼的水流，唱着歌儿，在石块间欢蹦乱跳，秋叶在水中愉快地翻着筋斗，真是美妙极了！我把

手和脸洗干净，舀了满满一壶水往回走。透过灌木林，我看见那女人双膝着地，在乱石间爬动，不安地环视着四周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她吓了一跳，面色苍白，往身下掩藏着什么。我终于猜到了。

“给我吧，我来埋……”

“啊，你真是我的亲人！这怎么行呢？本来应当埋在澡堂更衣室的地下的……”

“等在这里盖好澡堂，早着呢！真有你的！”

“你就会开玩笑。我这是害怕呀！会突然被野兽吃掉的……要知道，胞衣是应该归还给大地的……”

她背转脸儿，把湿糊糊、沉甸甸的一包小东西递给我，羞怯地、低声恳求着：

“看在基督的分上，你最好弄深点儿……可怜可怜我的小宝贝，千万埋得牢靠点儿……”

……当我回来时，我看到她从海边蹒跚而来，身体每一摇晃，手就向前一伸。她的裙子湿到腰际。脸上泛出了一点红润——仿佛是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。我帮助她走到篝火旁，诧异地想道：

“真有一股野兽般的力量！”

后来，我们就着蜜儿喝茶。她低声问我：

“学业扔下了吧？”

“扔下了。”

“喝酒喝得没钱花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老嫂子，全喝光了！”

“瞧你这个人！我可是记得的，在苏呼米我看到你为伙食